

近日,贾平凹的《废都》16年后解禁再版,成了书市最热门的话题之一。没有删节,也没有增加,以前的框框变成了省略号。贬之褒之,各色声音都有。从被禁到解禁,16载的光阴转瞬即逝,给寂寞而尴尬的文坛提供了一种佐料。

《废都》再版有何进步可言？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魏英杰



北京出版社 1993



作家出版社 2009 年

这两天在读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的《新文学的传统》。书买来一直搁在架上,没翻过。这时候才发现,书里好多地方打上“□□□”,表示删除了若干文字。夜半读至兴奋,遇到这种时候真恨不得一拳打过去。这本书海外初版于1979年,国内是2005年出版,26年光阴过去了,浑身上下仍然布满敏感部位,令人扼腕不已。

对这一标志性符号,许多人最为熟悉的莫过于小说《废都》。十多年前,贾平凹先生这部小说里的“□□□”,惹得无数人神魂颠倒,直想从书里抠出那些字眼。当然,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连贾平凹都不知道那些空白处的具体内容,读者更只能以遐想代替。2006年贾平凹和文学批评家谢有顺对话,亲口揭开了历史谜底:“在写性的过程中,实写一部分后,就没有再写了,因为我也得考虑国情嘛,只是觉得稍微多写一点罢了。而将未写出的一部分以框框替代……实际上,现在书上写号内的删去多少字数已不准确了。”

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,贾平凹就已成为一名超文本写作大师。他搭建了一个名曰“废都”的开放写作平台,并规定和设置了若干“超级链接”,让读者参与文本创建,由此每位读者都拥有了一本自己的《废都》,丰俭由人,咸淡随意。这部连盗版加在一起卖了数百万册的小说,至少有一半人是被这个莫名其妙的“□□□”所吸引。遗憾的是,这并非出版审查的缘故,亦非基于创作的叙述策略,而是一种故意操作的结果。卖弄这种噱头,既裹挟了创作,也戏弄了读者。

当然,《废都》现象”在客观上也构成了一种反讽效应。这部小说没有多少违禁内容,仅仅是充满了“□□□”,结果还是被禁掉了。这是第一层反讽。一部被禁止再版发行的伪黄色小说,反倒掀起了一股阅读高潮。这是第二层反讽。然而,越禁越好卖这一公开的秘密,其后吸引了不少写作者趋之若鹜,就差明白地写上:“求求你禁了我吧!”有意“挨刀子”的贾平凹,对这一写作风气的形成“亦有贡献”,难辞其咎。

从文学创作和传播角度看,《废都》是一个典型的恶例。假抗议,真媚俗,正是《废都》真正的秘密。你见过贾平凹在前《废都》时期写过什么违碍作品吗?没有。你看过贾平凹在后“废都”时期犯过禁忌吗?也没有。“我也得考虑国情嘛”这句话,表明《废都》根本不是在一种自由和独立的精神状态下创作的产物。这样的作品如果你今天还奉若至宝,那才真叫OUT啦。

这次《废都》“解禁”再版,舆论炒得热火朝天。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得以再版意义重大,乃文学之大幸,拜时代进步之所赐。这简直是不知所云。《废都》得以解禁,对文学创作的意义再大,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理性的回归。本来就没什么可禁之处,解禁后也没有任何实质的变化,这叫什么“大幸”?“时代进步”也得看怎么说。上世纪90年代初期,市场经济不甚发达,这是《废都》大行其道的一个社会背景。如今的社会环境比那时候当然更充满了市场气息,但从图书出版的角度,留给《废都》这类作品的市场空间越小,越表明图书市场的多元化,也才越证明了时代的进步。如果《废都》还像以前那样畅销,反倒说明读者的品味十多年来没什么提高,那样的话有何进步可言?

再说了,倘若“时代的进步”指的是解禁的行为本身,即图书审查制度有所松动,那也只能说是原地踏步。据报道,这次《废都》再版并没有增加内容,也没有删节,最大的改动就是把“□□□”改成

“……”。这就是说,不论原稿被删了多少文字,这次仍然没有“重见天日”。那些空白的地方依然空白,这能叫进步吗?贾平凹自己说,标注删节之处只有一部分是“实写”,更多的地方他根本就没有写。这其实是一种自我阉割。(该书责编介绍,当年这部书是一字未删地正常出版)那么多年过去了,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修订,主动放弃了一次体现“时代进步”的机会。这种未经抗争主动投降的写作姿态,更难说是一种进步。

认为《废都》再版没有任何意义固然也不准确,不过个中意义更多是对于贾平凹个人而言。任何一位作家都希望作品能够一再出版,从而证明自己的作品仍有一定价值。《废都》再版的市场反映尚未可知,但能获得再版,这对著者来说自然值得庆祝。再者,任何文学作品一经出版,也就成为文学史上一种既定存在。无论作品好坏,从文化研究角度,其作品都有一定的文本意义。以《废都》为例,它既体现了作家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,也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景观。此外,这次《废都》是和《浮躁》、《秦腔》构成了“贾平凹三部曲”一起推出的,分别代表作家不同阶段的创作,这对贾平凹来讲无疑具有“盖棺论定”式的代表作的意味。

但所有这些作用和意义加起来,仍无法掩饰《废都》是一个失败的创作文本的实质。《废都》的失败之处,就在于为了媚俗强行破坏作品的整体性,为了媚俗不惜践踏创作的尊严。《废都》主动走上了文学的绞刑架,甘于向市场和权力俯首称臣。

不知贾平凹后来是否意识到,从《废都》到《秦腔》的又一次创作转型,或证明他对这段创作经历的自我反思,并试图回归他所熟悉和擅长的乡土题材。至于那些精心编造的“□□□”,或者修订版的“……”,已经成为贾平凹创作生涯中的一块污迹,再也抹除不掉了。

废都“存废”

▲贾平凹的《废都》原载《十月》1993年第4期,小说记叙“闲散文人”作家庄之蝶、书法家龚靖元、画家汪希眠及艺术家阮知非“四大名人”的起居生活,展现了浓缩的西京城形形色色“废都”景观。

▲这本描写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世情小说,由于其独特大胆的态度以及出位的性描写,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。

▲1993年上半年,《废都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不久,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图书出版管理处就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指示,以“格调低下,夹杂色情描写”的名义查禁《废都》,对出版社罚款100万元,责编田珍颖被迫提前退休。

▲16年间,《废都》也因禁而愈红,盗版从未间断,并悄然获得法国费米那文学奖。

▲2009年,被禁16年的长篇小说《废都》获准再版。作家出版社重新包装推出的《废都》,与《浮躁》、《秦腔》组成《贾平凹三部》,开始在全国铺货。贾平凹收到了来自作家出版社寄来的《废都》样书时表示,“粉色封面,艳乍得很,挺好。”

在《货币战争2——金权天下》中,通过对美国洛克菲勒家族的分析,清晰地告诉我们:这个无所不在的庞大家族,如何操控着美国的内政外交,又是如何利用美国的制度,躲过公众的视线和本来应该存在的监督。

我以前对比尔·盖茨表示过质疑;既然他捐出了自己的绝大部分财产,为何他还是世界首富排行榜上的人物?宋鸿兵先生的分析告诉我们,比尔·盖茨与真正的金融资本家相比,只是小巫见大巫、照猫画虎的后起之秀。

宋先生用洛克菲勒的名言,传达了西方社会富豪所谓捐献的实质:以所有权换更大的控制权。事实上,洛克菲勒的这个秘诀,在当代社会也被一些美国新兴资本家学会了。

CNN创始人泰德·特纳曾经捐出当时个人财产的三分之一,共10亿美元,并以此嘲笑比尔·盖茨的吝啬小气。4年后,特纳的资产达到了90亿。比尔·盖茨也就是在特纳的刺激和提醒下,才开始大笔捐款。这是美国新兴资本家向洛克菲勒等老一辈资本家学习和致敬的表现。

政商关系的密切合作,是资本主义社会一贯如此的必然形态,只不过有公开和隐秘之分而已。纵观人类历史,只有中国古代社会明确地从观念和制度上,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。

在中国古代,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,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,都不愿与商人发生关联。从制度上说,官员经商是不允许的,皇室与商人的联姻也不允许。政府和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勾结,在中国古代都属于见不得人的勾当,不是社会提倡的主流。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手段是否在今天继续有效,不是本文要解答的问题。但是,中国古代坚持政商分离的观念,在今天依然有效。然而,资本主义社会使得政商一体变得天经地义。几百年下来,资本主义也发现这种形式不妥,也开始接受中国古人政商分离的观念,但它没有根本制止的办法,只好任其由公开转为隐秘或半隐秘。

新书品读 从“货币战争”看政商关系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刘 仰

宋鸿兵先生的《货币战争》几年前拜读过,近日,又有幸在第一时间拜读了宋鸿兵先生的新作《货币战争2——金权天下》。它既像历史,但又不像历史专著那么繁琐;它既涉及不少金融知识,又不像专业著作那么枯燥。读它的时候,有一种探险的感觉。

《货币战争2——金权天下》,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,就是欧洲历史上金融资本家与政权的关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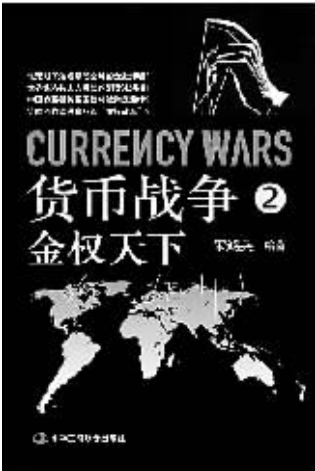
现代西方社会给大众灌输了一个迷魂汤,使很多人以为政府权力与商业保持着干净的距离。事实上,宋鸿兵先生的书,用很清晰的事例说明,作为资本主义核心要害的金融,从一开始就是与政权紧密合作的。

事实上,资本主义社会,顾名思义就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,不管是商业资本、工业资本,还是金融资本、垄断资本,如果资本不利用自己强大的实力影响政权,那才叫奇怪。

我以前的一些文章曾经提到过,当今美国社会,依然是一个政商关系紧密结合的社会。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,总是扮演着资本奴仆的角色。

宋鸿兵先生的书中,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: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,原先在公众领域频繁出现的金融资本家,原先被西方政治家指名道姓地示众的超政府权力的金融资本,突然不约而同地从公众视线消失了。

宋先生对此现象没有更多解释,在我看来,这就是因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,欧美国家开始实行普选制,大众民主成为政治口号。为了应对这个口号,富可敌国的金融资本家不得不隐退到幕后。

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宋鸿兵著 2009 年 8 月